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七十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 卷七十四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卷一

第 七 十 四 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第一回 聚珍堂



事以致司棋及迎春之乳母等人或死或逐均受其害而晴雯亦卽被逐殞命害人卽以自害報施甚速寫迎春懦弱可憐異時之受媚折磨已先爲描出寫探春鋒利可畏下回之不受搜檢亦先爲伏筆

紅樓夢卷七十三終

紅樓夢卷七十四

第七十四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甯國府

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寶玉也來了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的妹子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因這園中有素與柳家的不好的便又告出柳家的來說他和妹子是夥計賺了平分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聽得此信更慌了手脚因思素與怡紅院的人最爲深厚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芳官等人轉告訴了寶玉寶玉因思內中迎春的姨媽也現有此罪不若來約同迎春

去討情比自己獨去單爲柳家的說情又更妥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時都問道你的病可好了跑來做什麼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時只說來看二姐姐當下衆人也不在意且說些閒話平兒便出去辦金釧鳳一事那玉柱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只說姑娘好歹口內超生我橫豎去贖了來平兒笑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過就過既是這樣我也不好意思告人趁早取了來交與我送去一字不提玉柱兒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趕晚贖了來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趕晚不來

可別怨我說畢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平兒到房鳳姐問他三姑娘叫你做甚麼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氣叫我勸着奶奶些問奶奶這兩天可吃些甚麼鳳姐笑道倒是他還記罌我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柳二媳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凡妹子所爲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的我因聽不進去果然應了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反賺了一場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橫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操一會子心倒惹得萬人咒罵不如且自家養養病就是病好了我也曾做好好先生得樂且樂得笑

續有續本頁  
且笑一槩是非都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答應着知道了  
平兒笑道奶奶果然如此那就是我們的造化了一語未  
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歎氣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兒我和  
鴛鴦借當那邊太太怎麼知道了纔剛太太叫過我去叫  
我不管那裡先借二百銀子做八月十五節下使用我回  
沒處借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挪移我白和你商  
量你就搪塞我你就沒地方兒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  
裡的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二百銀  
子你就這樣難虧我沒和別人說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  
何苦來要尋事奈何人鳳姐兒道那日並沒個外人誰走

了這個消息平兒聽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  
笑道是那日說話時没人但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老  
太太那邊傻大姐兒的娘可巧來送漿洗衣服他在上房  
裡坐了一回子看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必是小了  
頭們不知道說出來了也未可知因此便喚了幾個小了  
頭來問那日誰告訴傻大姐的娘了家小了頭慌了都頭  
下賭神發誓說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甚麼  
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說鳳姐詳情度理說他們必  
不敢多說一句話倒別委屈了他們如今把這事靠後且  
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甯可借們短些又別討沒意思因

叫平兒把我的金首飾再去押二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  
璉道越發多押二百個們也要使呢鳳姐道狠不必我沒  
處使這不知還指那一項贖呢平兒拿了去吩咐旺兒媳  
婦領去不一時拿了銀子來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這  
裡鳳姐和平兒猜疑走風的人反叫鴛鴦受累豈不是僭  
們過失正在胡想人報太太來了鳳姐聽了詫異不知何  
事隨與平兒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只帶一  
個貼已小了頭走來一語不發走至裡間坐下鳳姐忙捧  
茶因陪笑問道太太今日高興到這裡逛逛王夫人喝命  
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不知怎麼了忙應了一聲帶着

眾小了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越發將房門掩了自  
已坐在台階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鳳姐也着了慌  
不知有何事只見王夫人含着淚從袖裡擲出一個香袋  
來說你瞧鳳姐忙拾起一看見是十錦春意香袋也嚇了  
一跳忙問太太從那裡得來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  
顫聲說道我從那裡得來我天天坐在井裡念你是個細  
心人所以我纔偷空兒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樣東西大  
天白日明擺在園裡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了頭拾着不虧  
你婆婆看見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  
東西如何丟在那裡鳳姐聽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太怎

麼知道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歎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這個何用女孩子們是從那裡得來自然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裡弄來的你們又和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的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和我來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尙未揀得儻或了頭們揀着你姊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了頭們揀着出去說是園內揀的外人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鳳姐聽說又急又愧登時紫脹了面皮便挨着炕沿雙膝跪下也含淚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辨我並無這樣東西但其中還要求太太細

想這香袋兒是外頭做着內工繡的帶連穗子一槩是市賣的東西我雖年輕不尊重也不肯要這樣東西再者這也不是常帶着的我總然有也只好在私處擱着焉肯在身上常帶各處逛去况且又在園裡去個個姊妹我們多肯拉拉扯扯儻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看見就是奴才看見我有甚麼意思三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媳婦算起來奴才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了些且他們也常在園走動焉知不是他們掉的再者除我常在園裡還有那邊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來嫣紅翠雲那幾個人也都是年輕的人他們更該有這個了還有那邊珍大嫂子他

續仙緣  
也不算狠老也常帶過佩鳳他們來又焉知又不是他們的况且園內了頭太多保不住多是正經的或者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一刻查問不到偷了出去或借着因由合二門上小么兒們打牙擦嘴兒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王夫人聽了這一席語很近情理因歎道你起來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子的姑娘出身不至這樣輕薄不過我氣激你的話但只如今却怎麼處你婆婆纔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把我氣了個死鳳姐道太太快別生氣若被家人覺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暗訪察

才能得這個實在縱然訪不出外人也不能知道如今惟有趁着賭錢的因由革了許多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個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裡一查賭爲由再如今他們的了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娘們委屈煩惱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此機會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難纏的拿過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得住沒有別事二則也可生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歎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你這幾個姊妹每人只有兩三個了頭像人餘者

竟是小鬼兒是的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裡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雖然艱難也還窮不至此我雖沒受過大榮華比你們是強些如今甯可省我些別委屈了他們你如今且叫人傳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吩咐他們快快暗訪這事要緊鳳姐卽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一時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來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來正是方纔是他送香袋來的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今見他來打聽此事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進園來照管照管

比別人強些王善保家的因素日進園去那些丫鬟們不大趨奉他他心裡不自在要尋他們的故事又尋不着恰好生出這件事來以爲得了把柄又聽王夫人委托他正碰在心坎上道這個容易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事該早嚴緊些的太太也不大往園裡去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倒像受了封誥似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鬧下天來誰敢哼一聲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敢就得起王夫人道這也有有的常情跟姑娘們的了頭比別的姣貴些王善保家的道別的都罷了太太不知頭一個是寶玉屋裡的晴雯那了頭仗着他生的模樣兒比



別人縹緖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樣  
字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抓尖要强一句話不投機他就立  
起兩隻眼睛來罵人妖妖調調大不成個體統王夫人聽  
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  
太進園逛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兒眉眼又有些像你  
林妹妹的正在那裡罵小了頭我心裡狠看不上那狂樣  
字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會說得後來要問是誰又偏忘了  
今日對了檻兒這了頭想必就是他了鳳姐道若論這些  
了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雯生得好論舉止言語他原  
輕薄些方纔太太說的倒狠像他我已忘了那日的事不

敢亂說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刻不難叫了他來  
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寶玉房裡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  
這兩個体体的倒好好若有這個他自然不敢來見我的我  
一生最嫌這樣的人且又出來這個事好好的寶玉儻或  
叫這蹄子勾引壞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了頭過來吩咐  
他道你去只說我有話問他留下襲人麝月伏侍寶玉不  
必來有一個晴雯是伶俐叫他即刻快來你不許和他說  
甚麼小了頭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  
睡中覺纔起來正發悶聽如此說只得隨了他來素日晴  
雯不敢出頭因連日不自在並沒十分粧飾自為無碍及

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斜髻鬆衫垂帶褪大有春睡捧心之態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方纔的火來王夫人便冷笑道好個美人兒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寶玉今日可好些晴雯一聽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着惱只不敢作聲他本是個聰明過頂的人見問寶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實話答應忙跪下回道我不大到寶玉房裡去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好歹我不能知那都是襲人合麝月兩個人的事太太問他們王夫人道這就該

打嘴你難道是死人要你們做甚麼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說圍裡空大人少寶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裡上夜不過看屋子我原回道我体不能伏侍老太太罵了我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做甚麼我聽了不敢不去纔去的不過十天半月之內寶玉叫着了答應幾句話就散了至於寶玉的飲食起居上一層有老奶奶老媽媽們下一層有襲人麝月秋紋幾個人我閒着還要做老太太屋裡的針線所以寶玉的事竟不會留心太太既怪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爲實了忙說阿彌陀佛你不近寶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勞你費

心既是老太太給寶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攆你因  
向王善保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防他幾日不許他在寶  
玉房裡睡覺等我回過老太太再處治他喝聲出去站在  
這裡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粧扮  
晴雯只得出來這氣非同小可一出門便拿手帕子握臉  
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園內去這裡王夫人向鳳姐等自  
怨道這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妖精似的  
東西竟沒看見只怕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查鳳姐兒  
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日常  
時調唆着邢夫人生事縱有千百樣言語此刻也不敢說

只低頭答應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請息怒這些小事  
只交與奴才如今要查這個事極容易的等到晚上園門  
關了的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的冷不防帶着  
人到各處了頭們房裡搜尋想來誰有這個斷不單有這  
個自然還有別的那時翻出別的來自然這個也是他的  
了王夫人道這話倒是若不如如此斷乎不能明白因問鳳  
姐如何鳳姐只得答應說太太說是就行罷了王夫人道  
這主意狠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於是大家商議已定  
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了寶釵等入園時王家的便請了  
鳳姐一併進園喝命將角門皆上鎖便從上夜的婆子處

來抄揀起不過抄揀些多餘攢下燈油蠟燭等物王善保家的道道也是賊不許動的等明日回過太太再動於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關門當下寶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見這一干人來不知爲何直撲了了頭們的房門去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丟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了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兒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王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打開襲人因見晴雯這樣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揀只得自己先出來打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揀一番不過平常通用之物隨放下

又搜別人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晴雯的箱子因問是誰的怎麼不打開叫搜襲人方欲代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嚙啣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番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來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兒便紫脹了臉說道姑娘你別生氣我們並非私自就來的原是奉太太的命來搜察你們叫番呢我們就番一番不叫翻我們還許回太太去呢那用急的這個樣子晴雯聽了這話越發火上澆油便指着他的臉說道你說你是太太打發來的我還是老太太打發來的呢太太那邊的人我也都見過就只沒看見你這麼個有頭有臉大管

事的奶奶鳳姐見晴雯說話鋒利尖酸心中甚喜却礙着邢夫人的臉忙喝住晴雯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氣剛要還言鳳姐道媽媽你也不必合他們一般見識你且細細搜你的僭們還到各處走走呢再遲了走了風我可擔不起王善保家的只得咬咬牙且忍了這口氣細細的看了一看也無甚私弊之物回了鳳姐要別處去鳳姐道你可細細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來難回話的象人都道盡都細翻了沒有甚麼差錯東西雖有幾樣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東西想是寶玉的舊物沒甚關係的鳳姐聽了笑道既然如此僭們就走再瞧別處去說看一逕出來向王善

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只抄揀僭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裡斷乎抄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這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的鳳姐點頭道找也這樣說呢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內黛玉已睡了忽報這些人來不知爲甚事纔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住他不叫起來只說睡着罷我們就走的這邊且說些閒話那王善保家的帶了眾人到了了鬢房中也一一開箱倒籠抄揀了一番因從紫鵲房中搜出兩副寶玉往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副束帶上的帔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套內有扇子打開看時皆是寶玉往日手內曾拿過的王

善保家的自爲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又說這些東西從那裡來的鳳姐笑道寶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幾年這自然是寶玉的舊東西况且這符兒合扇子都是老太太合太太常見的媽媽不信俗們只管拿了去王家的忙笑道二奶奶既知道就是了鳳姐道這也不算甚麼希罕事撂下再往別處去是正經紫鵲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裡的帳亦算不清要問這一個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這裡鳳姐合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些醜態來遂命衆丫頭秉燭開門而待一時

衆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丟了一件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傍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兒倒是洗淨他們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着便命了鬟們把箱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了我因命了鬟們快快給姑娘關上平兒豐兒等先忙着替侍書等關的關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

那不能我原比象人歹毒凡了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  
都在我這裡間收着一針一線他們也沒得收藏要搜所  
以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  
太該怎麼處治我去自領你們別忙自然你們抄得日子  
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是議論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  
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偕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  
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故人說的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纔能  
一敗塗地呢說着不覺流下淚來鳳姐只看着眾媳婦們  
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裡奶奶且請

到別處去罷也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告辭探春道  
可細細搜明白了若明日再來我就不依了鳳姐笑道既  
然了頭們的東西都在這裡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  
果然倒乖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沒翻明日敢說我  
護着了頭們不許你們翻了你趁早說明若還要翻不妨  
再翻一遍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眾不同的只得陪笑道  
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察明白了探春又問眾人你們也  
都搜明白了沒有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都明白了那王  
善保家的本是個心內沒成算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名  
他想眾人沒眼色沒胆量罷了那裡一個姑娘就這樣利

警起來况且又是庶出他敢怎麼着自己又仗着是邢夫  
人的陪房連王夫人常另眼相待何況別人只當是探春  
認真單惱鳳姐與他們無干他便要乘勢作臉因越眾向  
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揪嘻嘻的笑道連姑娘身上  
我都翻了果然沒有甚麼鳳姐見他這樣忙說媽媽走罷  
別瘋瘋顛顛的一語未了只聽啞的一聲王家的臉上早  
着了探春一巴掌探春登時大怒指着王家的問道你是  
甚麼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着太太的面上  
你又有幾歲年紀叫你一聲媽媽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  
耗在我們跟前逞臉如今越發了不得了你了索性往我動

手動腳的了你打諒我是同你們姑娘那麼好性兒由着  
你們欺負你就錯了主意了你來搜檢東西我不惱你不  
該拿我取笑兒說着便要親自解鈕子拉着鳳姐兒細細  
的翻省得你們叫奴才來翻我鳳姐平兒等都忙與探春  
理裙整袂口內喝着王善保家的說媽媽吃兩口酒就瘋  
瘋顛顛起來前兒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別再討臉了  
又忙勸探春好姑娘別生氣他算甚麼姑娘氣着倒值多  
了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氣早一頭碰死了不然怎麼許  
奴才來我身上搜賊贓呢明兒一早先回過老太太太太  
再過去給大娘賠禮該怎麼着我去領那王善保家的討



了個沒臉趕忙躲出廳外只說罷了罷了這也是頭一遭挨打我明兒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罷這個老命還要他做甚麼探春喝命了鬢你們聽見他說話還等我和他拌嘴去不成侍書聽說便出去說道媽媽你知點好歹兒省一句兒罷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你捨不得去你去了叫誰討主子的好兒調唆着察考姑娘折磨我們呢鳳姐笑道好了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春冷笑道我們做賊的人嘴裡都有三言兩語的就只不會背地裡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解勸一面又拉了侍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鳳姐直待伏侍探

春睡下方帶着人往對過煖香鳴來彼時李紈又病在牀上他與惜春是緊隣又與探春相近故順路先到這兩處因李紈纔吃了藥睡着不好驚動只到了鬢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沒有甚麼東西遂到惜春房中來因惜春年少尙未識事嚇的不知當有甚麼事故鳳姐少不得安慰他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銀鏤子來約共三四十個爲察奸情反得賊贓又有一副玉帶版子並一包男人的鞋襪等物鳳姐也黃了臉因問是那裡來的入畫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這是珍大爺賞我哥哥的因我們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過日子我叔叔嬖子

只要吃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煩老媽媽帶進來叫我收着的惜春胆小見了這個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歹帶他出去打罷我聽不慣的鳳姐笑道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該親自傳達進來這個可以傳遞怕甚麼不可傳遞這倒是傳遞人的不是了若這話不真儻是偷來的你可別想活了入畫跪哭道我不敢撒謊奶奶只管明日問我們奶奶和大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無怨鳳姐道這個自然若問的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的你且說是誰接應

我便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他這裡人多若不管了他那些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麼樣呢嫂子若依他我也不依鳳姐道素日我看他還使得誰沒有一個錯只這一次二次再犯二罪俱罰但不知傳遞是誰惜春倒要說傳遞再無別個必是後門上的張媽他常和這些丫頭鬼鬼祟祟的這些丫頭們也都背照顧他鳳姐聽說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且拿着等明日對明再議誰知那張老媽原和王善保家有親近因王善保家的在那夫人跟前作了心腹人便把親戚和伴兒們都看不到眼裡了後來張家的氣不平鬪了兩次口彼此

都不說話了如今王家的聽見是他傳遞碰在他心坎兒上更兼剛纔挨了探春的打受了侍書的氣沒處發泄聽見張家的這事因攪撥鳳姐道這傳東西的事關係甚大想來那些東西自然也是傳遞進來的奶奶倒不可不問鳳姐兒道我知道不用你說於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去迎春已經睡着了了鬟們也纔要睡家人扣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姑娘遂往了鬟們房裡來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孫女兒鳳姐要着王家的可藏私不藏私遂留神看他搜檢先從別人箱子起皆無別物及到了司棋箱中隨意搗了一回王善保家的道也沒有甚麼

東西才要開箱時周瑞家的道這是甚麼話有沒有纔要一樣看看才公道說着便伸手掣出一雙男子的綿襪並一雙緞鞋又有一個小包袱打開看時裡面是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兒一總遞與鳳姐鳳姐因理家常久每每看帖看帳也頗識得幾個字了那帖是大紅雙喜箋便看上面寫道上月你來家後父母已察覺你我之意但故娘未出閣尙不能完你我之心願若園內可以相見你可托張媽給一信息若得再園內一見倒比來家好說話千萬千萬再所寄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個略表我心千萬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鳳姐看罷不怒而反

樂別人並不識字王善保家的素日並不知道他姑表姊弟有這一節風流故事見了這鞋襪心內已是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看着又笑他便說道必是他們寫的帳目不成字所以奶奶見笑鳳姐笑道正是這個帳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弟也該姓王怎麼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見問得奇怪只得覓強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鳳姐笑道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聽聽說着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嚇一跳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周瑞家的

四人聽說鳳姐兒念了都吐舌頭搖頭兒周瑞家的道王大媽聽見了這是明明白白再沒得話說了這如今怎麼樣呢王家的只恨無地縫兒可鑽鳳姐只瞅着他抿着嘴兒嘻嘻的笑問周瑞家的道這倒也好不用他老娘操一點心兒雅雀不聞就給他們弄了個好女婿來了周瑞家的也笑着奏趣兒王家的無處煞氣只得打着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報眾人見他如此要笑又不敢笑也有趁愿的也有心中感動報應不爽的鳳姐兒司棋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倒覺可異料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只怕他夜間自

尋短志遂喚兩個婆子監守且帶了人拿了贓証回來歇息等待明日料理誰知夜裡下面淋血不止次日便覺身體十分軟弱起來遂掌不住請醫診視開方立案說要保重而去老嫗嫗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之事暫且擱起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又看李紈等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到他房中惜春便將昨夜之事細細告訴了又命人將入畫的東西一槩要來與尤氏過目尤氏道實是你哥哥賞他哥哥的只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鹽反成了私鹽了因罵入畫糊塗東西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了頭這些姊妹獨

我的了頭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叫鳳姐姐帶了他去又不肯今日嫂子來的恰好快帶了他去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槩不管入畫聽了跪地哀求百般苦告尤氏和奶媽等人也都十分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下次再不敢的看他從小兒伏侍一場誰知惜春年幼天性孤僻任人怎說只是咬定牙斷乎不肯留着便又說道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況且近日聞得多少議論我若再去連我也編派尤氏道誰敢議論甚麼又有甚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着他纔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着

我倒好我一個姑娘家只好躲事非的我還尋事非成個甚麼人了況且古人說的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幫助何況你我二人之間我只能保住自己就穀了以後你們有事好歹別累我尤氏聽了又氣又好笑因向地下眾人道怪道人人都說四姑娘年輕糊塗我只不信你們聽這些話無原無故又沒輕重真真的叫人寒心眾人都勸說道姑娘年輕奶奶自然該吃些虧的惜春冷笑道我雖年輕這話却不年輕你們不看書不識字所以都是歇子倒說我糊塗尤氏道你是狀元第一個才子我們糊塗人不如你明白惜春道據你這話就不明白狀元難道沒有糊塗的可知你們這些人都是世俗之見那裡眼裡識得出真假心裡分得出好歹來你們要看真人總在最初一步的心上看起纔能明白呢尤氏笑道好纔是才子這會子又做大和尚又講起參悟來了惜春道我也不是甚麼參悟我看如今人一槩也都是入畫一般沒有甚麼大說頭兒尤氏道可知你真是個心冷嘴冷的人惜春道怎麼我不令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爲甚麼叫你們帶累壞了尤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聽說有人議論已事心中羞惱只是今日惜春分上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天今見惜春又說這話因按捺不住便問道怎麼就帶累了你的

春又說這話因按捺不住便問道怎麼就帶累了你的

了頭的不是無故說我我倒忍了這半日你倒越發得了  
意只管說這些話你是千金小姐我們已後就不親近你  
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兒即刻就叫人將入畫帶了過  
去說着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你這一去了若果然不  
來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還干淨尤氏也不答應一  
徑往前邊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搜檢大觀園是抄家預兆杜絕甯國府是出家根由  
迎春一味懦弱探春主意老辣惜春孤介性僻三人  
身分不同可知結果均異

鳳姐向王善保家的說要抄揀只抄揀俗們家的人  
薛大姑娘屋裡斷乎抄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說這  
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的試問林姑娘獨非親  
戚乎則黛玉之受欺不止不給月銀一端宜乎其日  
以淚痕洗面也

侍書之說話鋒利晴雯之性氣躁急及入畫之哭訴  
實情司棋之並無慚懼各人肚裡各有主意而司棋  
之視死如歸已如此定念

鴛鴦偷賈母箱子於此回補出又帶寫邢夫人之見  
小貪利王鳳姐之善於安頓三面俱到

紅樓夢卷七十四終

紅樓夢卷七十五

第七十五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嫗們因悄悄的道回奶奶且別往上房去纔有甄家的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做甚麼機密事奶奶這一去恐怕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老爺說看見抄報上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老嫗道正是呢纔來了幾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甚麼瞞人的事尤氏聽了便不